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五

已未季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監收海運事山東司案
呈戶科抄出巡撫周永春題稱等因又該總
督文球巡按陳王庭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看得海運一
議起自昨夏成於春正以脚價等費較陸運
省十之五六故決計行之匪直佐軍興抑以
紓國困也乃蓋州道交卸之說山東海防道

陶副使曾劄言之矣而部題覆咨卸于金蓋
二處止據該道稱海上之風濤不測到蓋之
船隻頗遲隨地交收不過爲當日權宜計而
彼中之便不便尚未及詳今據撫臣會題轉
運遼陽從蓋套連芝島者近而易從旅順三
狽牛者遠而難就仍膠柱鼓瑟旣航海又梯
山欲省費而反冗費矣則運糧之交卸宜在
蓋套不宜在旅順等處也甚明况省其力于
旅順三狽牛以金州之全力并歸蓋州於此

增數千人飛輓之益於彼減數百里跋跣之
勞事半功倍便遼固以便金蓋也又况由登
萊達蓋套自礁石外別無他險如立木豎旗
使之望而知避何有覆舟之虞且舟人出入
海濤乃其長技所利在多得錢耳量增工價
若干必樂赴爭先矣便遼亦以便登萊也至
押運委官不畏艱險矢心奉公特加犒賞以
酬之其誰不勸而從此運道之定于蓋套無
煩再計矣蓋撫臣與經臣身係疆場重望慮

周兵食遠圖一切盱衡餉事無不聚族而謀
持籌而畫夫是亟海運以濟陸運之所難因
酌陸運以調海運之所適其得之道臣閱歷
者既至真而參之獨見劑裁者又至確詢今
日救遼第一良策第前此奉有軍量數工贖
明旨若非

天語重申示以畫一恐奉行者不無異同要之擇
便而行期符初議非謂暮四朝三也既經該
司案呈前來相應題覆恭候

命下容臣該部移咨總督經略督餉等衙門及遼
東巡撫責令海防海蓋兩道將天津登萊海
運糧船聽其量加腳價盡至蓋套交收一體
遵行無異至遼氛未靖運務方殷海防海蓋
兩道始而首倡是議今而均任厥勞前庸後
效均之可紀卽膺不次之擢以示旌賢豈曰
破格但俟其成功另爲顯錄不具論外其餘
運官或弊或陞或犒或賞臣部歲終一并查
議特行以彰朝廷優恤德意庶激勸在上鼓

勵在下灌輸者源源若水儲積者纍纍如壙
而海運有裨遼疆有賴矣

○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懇乞

聖明特賜裁允以重封疆事照得兵食相須計兵
必先計餉該臣日在永平從督臣處接得經
臣疏揭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內稱遼左用兵歲計餉該銀三百二十四
萬兩糧一百八萬石豆九十七萬餘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皆一毫裁削不得者夫遼
不可棄兵不可減餉不可缺卽多亦不敢言
難卽難亦無所容諉矣該臣前者計米豆之
數通以百萬今至二百萬則米從何得如此
之多也遮洋一總臣蒞任初疏首及此議而
未蒙覆允近接總漕大臣書以爲可行茲責
米如此之多非多截南糧于淮不可矣臣原
計天津見截漕糧二十萬石登萊派米豆共
三十萬石山海關見有米十五萬石薊州召

書通考卷之三十五
買米豆五萬石天津召買米豆六萬石尚少
三十萬石應議截首幫漕糧三十萬于淮安
行令總督衙門查復遮陽舊總從淮安運發
遼東惟有成山嘴之險近登州道臣陶朗先
屢募慣海水手在此接應可保無虞者先淮
總漕咨查東征舊案浙江巡撫衙門催助船
數十隻江南巡撫衙門催助船數十隻今應
一併于撫臣處行取催發以助淮船之所不
及也除所截漕糧外其山東一督應將六府

新舊餉銀盡行留用以爲糴本其密津永等處聽本部發銀買之此議米之大略也至于豆則仍照本年所派召買之數永平派召買十萬石薊州召買五萬石密雲增召買三萬石天津增召買十萬石真保近河地方共買十萬石山東召買豆再增三十萬石共前數爲六十萬石若豆不足則兼買葛米其價卽留各州縣新餉不足者本部議發內山東派數較多蓋緣海道最近日同督臣與薊永郎

中李乃蘭宋繼登及永平道袁應泰監軍道
高出寧前道王化貞往復計之皆以山東運
道爲便應以各處所省脚費加值以糴于山
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練有法
而諸臣又多東省人也知之頗真僉言民運
召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而增買值
卽于省運費中處之諸臣亦願同心協力任
其事此議豆之大約也若草束難運惟有採
打秋青及本地召買二策而已以上所派并

送戶科載入考成施行又總計銀三百五十萬兩牛羸車價一百三十六萬餘兩米豆二百餘萬石糴本在內運費倍之大約八百餘萬兩矣當國家兩歲之入值此釜鬻計畫無從萬不得已惟有地畝量議再行加派一策可行除兵馬糧草經運煩苦之地及各省賦重或經災傷者另爲酌議若有司得人每畝毫釐民亦不覺其苦上歲有司亦有賢者自爲設處若其不肖則加派之外又有火耗派

數不清重復混累有司因緣爲累是在撫按
司道明爲出示嚴爲查叅重懲其一以警百
也至于廣開事例條議臚悉如同縣人
國典一節閱臣已有專議又如房殿中書光祿
署官鴻臚序班人所樂納者咨行吏部量許
添註增員而中書歷年加銜并許入貲則所
入甚多又如山東四十三年納粟生員應者
頗多若議定有志者聽考無志者准衣巾終
身則人尤願赴其所納舟車及糧豆草束者

准于天津登萊淮揚永平遼東各處上納量
減銀二十兩納遼東者減三十兩宜廣其途
者也又如閱臣稅契之議優免除生員外縉
紳徵解一年之議二款尤當亟行至稅契多
在有田之家捐助尤臣子報公之義茲可不
爲庶民倡耶又如科臣動倉穀一半之議此
見貯在倉文至即可動也鑄錢之議寧前道
臣力主可行惟工匠銀兩當速發也又如各
府州縣照大小派助之議行之已久尚未應

者無論居恒無事叨祿地方往來交際豈無
可節省之費卽如地方荒歉有司留心地方
者皆多方設處以救饑民今以朝廷大事豈
無一人應者蓋一處救荒官司行之專而今
以天下之大行之緩也此皆諸臣所已言有
臣部已復者但言者尚未盡行行者又未盡
實合聽臣部將前後應行條欵刊成書冊頒
行送入戶科一併勒限考成求其必舉庶爲
實濟今天下之勢瘠瘠矣臣每書一字心骨

若割事勢至此無可奈何糧一不足遼左脫
巾奴酋乘之大事去矣是在大小臣工念之
以臣爲得已乎不得已乎儻諸臣協力調停
共完公事臣卽碎骨以謝天下生靈臣所甘
也若如近者屢催造船于淮不爲報完遼餉
陸運在關海運在岸未見接運而應增車牛
各道并無一字及臣視臣爲附寵之官一旦
倉卒始言令臣何術以爲神運之策儻有不
繼則臣惟束身先歸命于廷以待斧鑕而悞

臣之罪小悞國之罪大臣願與諸臣認其罪也抑臣又有請焉遼左之餉不繼而致脫巾臣部之罪也然至于脫巾卽糞粉臣部諸臣而禍則國家當之矣是臣部之罪也而非獨臣一部之憂也如舊例職掌分在各部者亦當分力均任而兵食二字尤宜計議相須同心區畫職歷任外藩見兵部缺官柴馬解官以單項錢糧每辭不肯解此項催之一省可得萬金而工部弓箭軍器二項臣在江西見

所造者尚三十九四十年之弓箭也臣在東
省見所造者尚四十三四年之軍器也已解
者未見銷批見年者原未成造曷若將已前
者順解將見年者改折亦何損于成數乎得
此二項濟之則所謂舟車之協濟無難也臣
望對本不宜越俎而談及此但見餉務日益各部
協助無銀不得不并爲一言耳此皆遼左急
緊軍需時刻難緩

皇上立賜下部覆議上請勒入考成仍乞

管通石畫 卷之三十五 九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體遵奉以拯
溺救焚之心行之庶少有濟焉

○刑部員外馮時行題爲解完軍器以慰

聖懷以補借支并獻奇車以速進勦以省兵餉事
職蒙兵部題奉

欽依差職督運軍器赴遼請回銀六千兩付職帶
往山海顧覓車騾接運職將所帶回銀于關
內外多方招集用是輪蹄輻輳絡繹出關計
半月盡數抵遼矣頃聞奴酋領兵六萬勾連

西虜五萬欲犯瀋陽惟恐我兵未必能當職
爲遼事積思得奇車數式拙者可使之巧弱
者可使之強凡將可遣凡兵可用更可來往
不逃不亂以軍自衛可保不傷人一以車進
勦可期直衝萬處一月可復開鐵數月可平
奴酋各邊調兵可罷各省派餉可觸不過用
車五百輛兵一萬餉三十萬足矣但車用木
料牛皮及鐵木匠二千餘人乃能一月可完
儻或急難雜辦但率一萬人携三十萬餉以

助高麗爲名彼國木料頗饒且因糧于彼假
道于彼由混同江西入建州出其不意以順
太乙五福之先東北者不半月可下也夫人
情所怕者死有砲攻擊有車護衛膽自壯矣
但國家所難者餉儻三十萬可了此役亟圖
進勦可也不然遼餉日費萬金只遲一月則
三十萬餉空廢矣矧廢又莫知所底止乎

皇上不以職言爲狂

勅下兵工二部令先造如式車五十輛職止用營

軍千人卽以營軍精銳萬人統一能將與職
比對彼此各不動火器職仍斂其鋒刃讓其
用箭如式其一可擊十則職車之奇始見而
奴酋之滅可在月中矣但職餉三十萬所用
不多惟遼之官軍冬春二季尚需五十萬非
內帑不能濟急

皇上又何惜一內帑且內帑職又可料其必能還
者昔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
以伐虢及虞亾而璧馬仍取還晉臣不自揣

書通考卷之三十五
七
妄意奴酋一平則所取我清撫開鐵之利何
止二百萬悉爲我

皇上之外府一切豹參胡珠又世爲中國利而取
之不竭者是今日大發帑金異日倍還內府
試之車者職亦可保必補還內帑矣再計當
今所藉惟是將兵之人今特舉一二延日廢
將便謂了事乃承平日久互市多年人不習
戰有如一處被寇令計期救援其將能乎援
之不及勢若可追不使全歸其將能乎被寇

之處防禦得宜可保全勝其將能乎虜一回
兵使之設伏要截歸路務期成功其將能乎
囚者不能尚何敢勦一驅進勦則兵不及虜
強刃不及虜利馬不及虜猛安能制勝萬全
顧成功無期而索餉日急使漢人驅市人百
萬聚之垓下有如韓信三月不能滅楚雖十
蕭何不能供當事者竟不叩其兵用幾何餉
用幾何進勦幾何時成功幾何時如醫人切
脉不云藥餌幾劑幾日可痊而雜試百方以

幸一中主肯服其藥乎職雖不才願以身効
之職由高麗入進經臣令諸將由遼陽分路
入進職一進勦但令諸將設爲短兵職先勝
經臣亦可撤兵以歸各邊使諸將奮勇密分
設奇得獲先勝未必非職一激之力也計今
冬嚴寒斷難進勦卽明歲進兵舉朝不敢主
勦者亦必十人而九動輒以閣樞催楊鎬李
維翰令張承胤爲口實殊不審兵調而不能
徹餉盡而不能支當事者將何術以處也然

進勦有三要議請得熟數之以俟

聖明採擇焉夫三岔河橫亘遼廣之間南通大海
北接舊遼議者欲須重兵防守第河東河西
屯堡星布八百里而舊遼距河西至河東僅
二百八十里自國家一棄舊遼令東之建酋
西之虎憨煖兔抄花俱得由三岔河內東西
馳攻蕞爾遼東遂分爲二令我遼瀋東西受
敵東失撫清北失開鐵西失十方寺等堡今
若恢復開鐵不復舊遼無論開鐵孤懸東西

諸虜勾連兩河阻隔急難相救應柰何不守
二百八十里而守八百里令虜騎橫驅如入
無入之境哉此可議一也虎酋部落最衆因
建酋猖獗竟肆挾賞舊年挾四萬今年挾三
萬賞出于挾邊將可謂無人而議者猶謂挑
攻建酋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也况未必能
滅未必肯滅而徒借奴以挾我乎不然奴酋
之富十倍虎酋彼固欣羨久矣豈有金白爲
其姻親宰賽爲其部落滅者滅擒者擒不聞

敢加一矢乎此可議二也尤可慮者奴酋卽以遼爲有備姑置不來能保其不犯高麗乎一犯而高麗儻或不支則又不愛遼矣高麗之富十倍奴酋我之危遼亦屬無用且山東浙直處處可入所召浙人慣習水戰再連倭奴爲害更烈又不審

國家之兵從何調餉從何出卽大發內帑亦不及昔年征倭之費當事者又將何術以處之也職所欲以助高麗爲名由以入建者此也

此可議三也職恐奴酋暫退有襲沈惟敬故

事者上塵

聖覽伏惟

聖明垂察則遼民幸甚

○豐城侯李承祚題為目擊時艱敬陳膚見懇乞

聖明採擇萬一事爵自請假在南聞奴警報切見

人心洶洶凡為

國家計者多懷杞人之憂為身家計者恐有徵

賦之惜真是促促靡遑剝體及膚爵入都來

隨有一疏上于

天聽乃爵到都之後仰見

廟堂暇豫草野雍熙一片太平景象若外備不

足虞者爵以昔日所陳實爲迂計今在都月

餘備知言兵無兵言餉無餉當事印列弗予

列職每署空虛則爵前日之憂又非迂况今

邊報日急遼餉日窮猶然以泄泄沓沓爲之

當夫事急則憂幸其尚緩而喜甚非所望于

聖明之世也除鴻猷明論廟堂所譚爵不敢贅惟

是一二膚見有不能自己者敢信心直陳惟
皇上垂察焉

一曰敬事天以迓眷命爵因至南郊陪祀兢兢
敬天祇事何敢少渝獨是咫尺

天顏一念而當攝代之人似未得盡展以爵一人
之心如此則諸人之心可知以人心如此則
天心可知蓋從來郊祀未嘗不親惟

文皇帝北征監國恭代特令宗伯報成行在隆重
若此今每歲望爲故常徒遣臣下恐非所以

格天心也

肅皇帝晚歲雖疎朝御而玄宮醮事尤與天通且
屢見大臣則簡在之心帝所必鑒今卿輔寥
寥諸曹星落爵愚以爲

皇上一舉筆間便有昭格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相地利以興屯田夫兵農合一古今大利
昔之屯田莫過於趙營平諸葛武侯武侯故
出攻中原是以戰爲守而屯田五丈原又以
守爲戰至若營平禦虜專事屯田當時未有

不以爲迂遠者而營平自許則曰期月可決
而今歲留屯明年振旅成功神速若取諸寄
兵家妙用莫過于此目今興屯首務在邊而
方當夷奴狂寇人心多懼則從內及外實爲
良策碩畫也必須築堡又慮乏財合無募天
下義民有能築堡開田不惜授以官職則內
安外攘根本日培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收人心以固國本自古天下有事必有奮
發思用之人上不能用遂散之四方竟成擾

擾爵在江南自奴警以後頗見意氣自喜之士願從軍旅一效涓埃及聞訓練防禦裹糧是從樂趨奔命者不可勝紀逮爵歸途遇見諸人嗒然羣歸詢之皆云工師之梓材未知何在匠人之小斲竟將安施故半途廢耳夫此輩既知爲國亦知有家不赴有司之招願爲尚義之旅及今不收實爲可惜合無特遣一臣出外招致議餉議兵尚可悉集且當今議論知起廢將有家丁之用不知起廢臣所

言通石書 卷之三十五
得更多儻于林壑諸賢逐一推用

明旨勅之凡願從報効者聽其奏帶材略素知者聽其薦舉則裨益國家更不可量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鼓義氣以來輸助昔人有云有財出財有力出力則虜不足平今帑藏空虛持籌無計勸民輸助實爲上策然人心不同有富而吝財者有貧而好義者當不論貧富不論多寡盡鼓樂從方克有濟然非利無以得人之效

死非名無以鼓人之輸財嘉靖年間史際以
閑住事輸粟五千遂晉符卿而倭平叙功竟
授金吾世職合無效此遺意立一格例以勸
義民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通屬國以便糧餉竊照遼東兵餉每苦不
給况今天寒冰凍海運難行陸運多費近見
朝鮮貢使貿易紬帛絲菓滿載而歸蓋因中
國海禁旣嚴各屬諸夷通行交易于彼頗獲
大利乘此之時特遣一使抵彼國中與之通

議凡彼國中可通之貨或官買官齎或義商
樂往以官兵獲送到國中彼國計值以糧米
齎至境上用助軍興彼國亦值恐懼之時喜
有輔援之助必自樂從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應外請以預事機漢世淮陰爲將而轉餉
一年關中應用不乏故能展其技能且今以
遼東逼迫至此諸請者心盡血乾而

廟堂怵然不爲設處不爲援應無膏之犬其吠
能幾今後合無悉天下歲討論之先急軍興

皇上後及別用庶爲得策爵又見先臣嚴清撫蜀
時以陝西餉急遂建議以爲蜀餉輸京道遠
不便割蜀課二十萬金輸陝至今賴之此其
苦心妙畫所當以各省郡縣附近遼東者內
除邊國課轉解遼東內除邊餉則旣省以入
京出京之費又省差遣驛遞之煩今日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諸款爵實至愚庸不知忌諱
偶有一得敢自謂芻蕘之獻儻蒙

皇上採擇見之施行天下幸甚

書通石畫 卷之三十五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題爲餉務千難萬難餉
臣千苦萬苦仰祈

聖明亟檢餉臣屢疏立刻沛發併
勅計臣及遼左諸道臣協力同心以共襄餉務共
保危遼事日者經臣議兵十八萬議餉可八
百萬蓋一年而抵征倭八年之費夫金錢旣
措辦不敷糧草復梯航未易本折并詘陸海
俱難詳在餉臣屢疏中所賴圖難于易恃有
皇上之一請卽俞計臣之一叩卽鳴遼左諸道臣

之一呼卽應而事猶可支撐如意也柰何餉
臣上不得于

明主受事以來不知疏凡幾奏什九留中

皇上豈以今日之役有經臣督兵遂可無餉臣督
餉耶不知經臣但能調度軍馬而不能以饑
兵羸馬爲戰征餉臣能奉天子命料理轉輸
而不能以一無把着但張空拳爲轉輸

皇上若重餉臣正所以重經臣今以經臣計乃不
爲餉臣計而餉臣苦矣餉臣中不得于本部

蓋本部事自計臣爲政若兵餉一節計臣居
星土中餉臣居外其實二人一體者也餉臣有所
請乞計臣須一力肩承毋掣其肘卽如餉臣
屢疏不下本部誼切同舟或宜爲頻催屢請
或宜爲題知徑行或宜爲據揭蚤覆頃閱報
星土知爲覆九款一疏而餘疏尚多未覆餉臣雖
舌敝穎禿若罔聞知而餉臣苦矣餉臣又下
不得于地方諸臣遼左之糧陸運在關海運
在岸雖百十行文不爲接連卽所需牛車惟

海蓋道僅一申詳其餘各道并無一字相及
而突然責數至幾千幾萬似此遲悞將餉臣
任咎耶抑各道任咎耶况置買車牛寧前道
止議用銀七千九十兩而三道議銀乃至一
百三十六萬兩何參差懸絕至是此不貲之
費豈倉卒能辦耶而餉臣苦矣爲今之計

皇上宜檢餉臣屢疏盡下該部卽該部亦須查屢
疏應請

旨者請

旨應題知者題知應徑行者徑行毋得躉緩須臾
至妨運事大抵疏中論陸運則催督騾車甚
皇土急謂其費比牛車稍省而迅速倍之既經分
派各府但恐緩不及事若得先借大工騾車
又令近京之地速委司官多方催募蚤濟彼
中之急而各處牛騾立限考成庶亦陸續可
到矣論海運則造催淮船最急今日海運自
是登萊一運居多而濟登萊之窮無如復遮
洋舊總從淮安運發若遮洋既開須得一精

敏部臣爲之專督而與淮徐淮楊各道府斟酌行事又立考成限以造船若干募船若干開春早至津門乃爲有濟聞閱臣曾對餉臣舉來斯行其人者委之專督諒自不差若前此部覆止用縣丞一員官卑擔重臣殆不知其可也嗟乎餉臣孑然一身耳臣曾擬添巡餉御史令主糾彈今部已覆矣若其承行屬吏定須添設郎中二員頃旣覆閱臣疏欲以新派及別項所入者併解餉臣則不惟郎中

應設而庫官庫吏亦應設蓋漕運四百萬石
文武備官遼餉二百萬石數半于漕而僅一
大臣督之真爲未妥且時而津門時而關外
前者餉臣欲用一相隨中軍而亦不可得昨
日單騎出關併無一兵一馬尾其後成何體
統至經臣出關以兵餉臣出關以餉催車銀
兩不可發一二十萬遣官送往乎雖然餉臣
亦未得久于遼也遼左艱難光景須餉臣目
擊方爲緊切糧運處置事宜須餉臣與經督

撫閱諸臣面議方爲停妥前日之出自不可
少若今日以後牛騾船隻多關內事無預關
外卽如運船遭風泊停各島非餉臣誰與督
催浙兵四千五百餘名又將到津門矣日用
米薪安插得所非餉臣誰與早備伏祈

明旨敦趨餉臣遼中擬議既定星速入關嗣後餉
臣似宜卽便與本部不時商確而遇出巡之
日天津永平任其所之不得拘拘久駐一處
庶幾運事無妨耳而至于折色輸將太倉若

掃加派一議已經上聞他有懷隆道之節省
銀臣言之不報卽舊宣撫請爲製備衣甲不
報計原銀尚在數雖無多該部不可立取爲
催募之用耶流聞灤漢二營原有保河民兵
三千把守信地故事保河二郡解發軍糧該
每月六千兩爲給軍糧因民兵往復不便在
萬曆六年總兵戚繼光另行本地召募軍糧
之解數如初而給數減半每年約該剩銀三
萬六千兩歷四十餘年不審開銷何項此雖

風聞未的獨不可一檄行查耶又聞南直八
府國初養馬人戶田不徵稅丁不編徭至于
牧馬草場息馬房厰額設地共六十萬頃在
南太僕舊誌可攷也弘治間有奏稱南馬矮
小不堪征戰遂罷養馬戶而場厰地已令民
間私墾矣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前南戶兵尚
書及南岡卿先後題稱馬戶丁田應照民間
起科場厰田土經典鬻者應請清查上價入
官疏報可未經覆奏事竟中格不行若每畝

止價一兩以六十萬頃計之可得六千萬兩而三等起科又歲額可增五六萬事雖年遠然獨不可細加考究耶處無可柰何之時勢爲萬不得已之摻括臣因議運餉而及措餉者如此至于運餉有言牛騾不及若就近地方馬亦可用有言軍人排列口袋傳送更爲最速又在各當事之採擇而已矣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爲朝政節節廢弛人情段段否隔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立賜疏濬以圖

宗社之安以救危亾之勢事職嘗歷覽古今興亾
之故得失之林未有不以整飭治以廢弛亂
者未有不以疏通安以否隔危者蓋天下猶
人一身然手足頭目無一處可不運動脉絡
精血無一處可不流貫故有一廢棄卽痿痺
不仁有一間隔卽結轡欲死而况百體盡皆
廢棄周身盡成結轡此直奄奄待盡不但扁

鵲望而走也今日景象何以異此職每念及
不覺痛哭流涕而心膽俱裂也職觀自奴酋
發難以來糜無數之金錢殺無辜之赤子今
且竭天下全力以救一遼而未見有必勝之
形亦未見有不敗之局近閱經臣先後疏揭
彼中徒有紙上之兵幾無十日之餉矣誰司
國柄而漫忽至此良可嘆也且聞東西夷虜
合謀蠢動而日暈之變適與期會是天且明
以背叛之象顯懸于上矣職思今日大勢不

徒在兵餉不足而在人心欲離士氣不振人心離故雖束以法而常有獸驚鳥舉之思士氣衰故雖未見敵而常有風鶴皆兵之畏轉盼春和冰泮強虜訂于外將士叛于內則遼陽必不能守遼陽破則廣寧望風而潰廣寧潰則山海震搖而京師隨之岌岌乎將有傾巢覆卵之禍此乾坤何等時也

皇上卽日召百官商確兵食博謀廣詢求所謂于謙揚一清其人付以國事尚恐莫支大厦之

顛乃職自入都以來惟見

廟堂之上杳然如無一人寂然如無一事請
內帑則有借事生嗔而叩闈反以拂違忌譴
六曹重地半屬塵封政本揆席久嗟覆餗吏
部者百官之總而亦數見留難總憲者紀綱
之首而亦置如冷局

溫旨慰留徒成頑鈍之譏劄印弗予常僅積薪之
嘆是無用舍也死事可憫莫憐野火之青國
耻未除尚緩藁街之典是無刑賞也以至直

臣久錮悲賜環之無期老臣物故憐惟蓋之
尚缺樞臣進退皆非旣卸職而復令之供職
詞臣慷慨足任業受事而若令之繳事總之
事事蒙蔽幾同于秦二世但以聲聞事事寢
閣更甚于司馬門三日不報株守黃白翠華
之輦徒設倒用日夜長樂之鐘晝傳

皇上似欲外大臣百官而自爲君于是大臣百官
亦若外

皇上國事而自爲意古稱同寅協恭今則輔臣與

各部大臣隔矣各部大臣復與各部大臣隔
矣各部與各司無不隔矣似各效職掌實各
界藩籬似互相質證實互相推諉如一身中
上下決裂五官百體血脉各斷夫以時勢倉
卒如此朝政廢弛如此人情否隔如此譬猶
不繫之漏舟在驚濤怒浪之中主人惟酣寢
不動把舵者縮頭袖手聽持篙者欲東則東
欲西則西究竟東西南北渺無定泊載胥及
溺不亾何待職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在

同舟安危存亾無不與共職願輔臣目下與
朝中各部大臣亟商救焚拯溺之策共效被
髮纓冠之誼以全付精神用之納牖遇巷凡
應行之事應用之人必期得請後已務期轉
敗爲功職又願各部大臣豎起精神各各料
理各各照應目前如吏部議用人戶部議餉
兵部議兵工部議器械等事總如一脉相貫
此呼彼應彼窮此通事宜剗起勿以沿襲爲
觀望事可徑行勿以請覆爲延推苟要言可

採勿以輕微槩置弁髦儻卮言無當勿因津
要妄生搖惑必期同舟共濟庶保金甌無虞
蓋自古閒暇之時可惜而倉皇中之閒暇尤
爲可惜往者旣以泄泄錯過來者恐復躊躇
無餘有如上下交諉彼此相卸

皇上旣膏盲財貨以醉夢消白日大臣復株守功
名以支吾了套局情事必愈弛愈隔國勢必
漸削漸弱直至新亭洒淚楚囚對泣彼時

皇上何以上對

祖宗何以下貽孫子輔臣與各部大臣何以贖誤
國之罪于目前何以逃斧鉞之誅于後世哉
此愚臣所以心悸寃搖不能自己者也且
皇上旣耽貨利職卽以貨利解之試思此大內積
鏹必不從天降地湧而來則社稷江山豈容
輕于一擲必不能與宦官宮妾共守則六軍
萬民豈容置之度外輔臣與大臣旣重功名
職亦卽以功名解之試思此奕世高爵厚祿
必非國破家亾之餘可保則頂踵髮膚豈宜

自愛且從書契以來曾有三十年不臨蒞之
朝常否曾有上不對越天神下不訓迪子孫
之至尊否曾有強敵壓境而舉朝悠悠忽忽
依然不痛不癢之世界否蓋旣開千古未有
之局便應召千古未有之變職以爲今日戎
馬生郊喪師失地非不幸也伏乞

皇上乘此國難多殷翻然改悟復臨御之常下罪
已之詔仍面諭大臣百官各要矢心戮力期
于共濟時艱更

嚴勅戶兵二部速圖兵餉急着盡起廢弛之習立
通否隔之形庶泰交既合人心可收羣力畢
奮士氣可振奴酋雖強悍跳梁會須傳首闕
下是在

聖心之一轉與當事大臣之心一相照而已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防海無兵餉道可虞懇
乞酌添偵防議加協守以保海運事據整飭
金復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呈稱照得奴酋
煽亂遼左垂亾徵調援兵一切糧餉全資海

運項金蓋之間陸輓不及儲精山積奴賊密遣奸細遍行窺探凡我虛實情形無不周知矣既知吾輜重在彼儻徑由寬駿黃骨島入○嶽犯斷我饜道各處無兵誰爲防守今海州叅將員缺本道已具文通詳似應速行題補使之駐防于三河昌勝之間仍以金復叅將沈大坊于金復沿海設防其寬駿鎮江等處尤當添設兵馬謹嚴烽堠庶數十萬海運之儲不爲盜資矣再照金復海蓋舊稱爲遼東腹

裡兵馬原自單弱且于遼瀋各處設防近奉
文編兵凡成丁者盡驅北伐兼以輓運之苦
逃亾接踵四衛幾空頃金州訛傳虜警致登
山航海而逃者不可勝數人心震潰如此安
望其效死勿去哉自非設添副將一員提重
兵而守之恐無以重海防一事權也隨行金
州海防廳即便查議要見添設總兵一員應
添水兵若干于某處調發應造戰船若干作
何如製造原設叅將應否議裁查議明妥作

速呈詳本道以憑轉詳去後今據同知黃宗
周呈稱依蒙行據旅順南營把總孔有略呈
稱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奉軍門萬提督周題
請旅順設立遊擊招募沙船一百隻每船用
兵二十五名共二千五百名天津運糧至朝
鮮彌串堡交卸倭平復回登州設立遊擊挑
選沙船四十隻唬船八隻划船四隻中軍一
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旗鼓一員共用兵一
千四百八十八員名防守旅順緣由到職據

此惟照旅順添設協守誠保防海運之急圖也第查往日征倭之例曾設遊擊一員中軍千把總數員所用水兵二千五百餘名沙船一百隻唬船不等後東事告寧水兵漸減至一千四百餘名今議設副總兵一員一以嚴設防海一以保全海運非得水兵數千曷以資彈壓乎查得沙船一隻用水兵二十五名大約用一百隻以爲裝運設防之資共用水兵二千五百名唬船一百名以爲哨探練兵

之具共用水兵一千五百名共計所用之兵約得四千名或招募于本地或招募于登萊其製造船隻本地原乏木植油灰匠人向日兵船每于淮安修造當差的當官員移文淮安製造其水兵錢糧初領于山東北直隸後因支領不便改領于廣寧左庫及查旅順原無設立叅將南營水兵則在金州守備兼攝之叅將原駐防復州今調防海州三岔河其應否議裁非卑職所敢專也緣由詳報到道

據此該本道看得金州旅順口左接夷地烏
龍等江片帆可渡右連山東登萊等處一葦
可航矧今糧艘雲屯夷情叵測非得重兵提
防亦何恃而不恐乎則協守不得不議添設
船隻水兵不得不議修置召募蓋事勢至此
萬難言節省矣其金復叅將仍應駐防復州
以爲金蓋聲援旣經海防廳查議前來擬合
呈請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職該本職于九
月具題內有云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

員副總兵一員督水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
金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二千
七百八十八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
直等處調足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
七十七隻剗船三隻由水路順風二日可到
今援遼千總葉春情愿赴取所屬船隻并火
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俟防守有功破格優
擢今添設道臣已經吏部將叅政薛國用題
補訖其添設副總兵一員併調水兵等項盼

望日久未見貴部題覆事干防護海運難以
延緩萬一奴酋由寬鞏突犯金復無論數十
萬儲糈悉爲盜資卽登萊之間亦岌岌乎不
可保矣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職先題
事理卽刻具覆至于廣寧添兵二萬三岔河
海州各添兵一萬以麻承恩劉孔胤領之並
爲急着更難延緩須臾頃經略移書調總兵
李光榮赴遼陽將李懷信原領一半兵馬交
付李光榮專防西虜今查得關外寧前一帶

至廣寧之杏山西寧沙嶺等處迤北至遼瀋
懿汎開鐵之間總爲西虜各營臨境住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在在蠢動處處當防李光
榮將河西兵馬盡帶河東猶不足分派防守
而河西爲之一空矣前議共添兵馬四萬除
天津山東步兵共三千四百名見在廣寧外
其餘或于援兵出關者應留某鎮兵馬卽希
貴部題明以便留防或于前調之外速爲議
調請勿置之度外俾後來噬臍無及也須至

咨者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遼陽指日將危
舉朝排闕無路伏乞

廟堂處分早定急救三韓以維國祚事自遼被
夷患以來失事大與往時不同而失地且自
今日爲始遼鎮孤懸岌岌有纍卵之危矣乃
地土失而又失天心轉而不轉奴酋日爲有
心之羨而國中晏若無事之時自寬自解若
以奴不再來者不知奴暫不來慮西虜耳非

畏我也亦非畏寒也今夷虜合謀夷以六萬
壓境而虜攻廣寧矣且約夷得地方虜得財
物矣遼陽存亾在此一舉雖經略與撫臣得
人極力持撐可保無事而將領兵餉皆不湊
手疾呼緩應揖讓救火前有謂經略云若不
帶兵隨去一出關卽無人照管今果然矣儻
遼陽一塊土不保不有直窺黃裏乎職候命
多年憂時有日事急不能緩言職聞前若無
兵近不苦無兵而苦無餉乃續經略疏而知

兵仍烏有也樞臣雖調援有數亦當馬上速
催關前查點未可如紙上爲兵也昔抗旌犯
順者恨不爲勤王之師是亂臣亦知勤王之
爲忠也史思明未平衛州婦人侯四娘等三
人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爲人臣子
而不急赴國難豈不爲侯四娘所羞乎說者
謂宣府傀儡未見追處土知州田萬年等未
見嚴懲故人皆效尤耳今奉

旨嚴催兵部宜速查援兵不堪及逗遛不進者指

名叅處旣誤不宜再誤也乃兵不肯出關亦自有說援兵從來未殺一夷未勝一陣羊投虎口生赴死地何所恃而不恐今先論其膽氣如守寧陸者每噉一聲卽鴈數行飛去兵氣不揚而膽氣何以練之雖以忠義鼓舞亦必將勇則膽壯食足則氣強此自然之勢也今之大將自賀世賢李光榮李懷信而外不多見矣求其如劉綎者未有矣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之將俄有南霽雲今海內豈

無英雄豪傑當詢訪而築臺拜之以爲三軍
司命可耳如河南領兵守備越效忠有古干
金酌士一劍荅恩之風約束毛兵秋毫無犯
此真將材可以參遊克練兵之選者也今之
餉更不足矣餉臣採諸條議臚列

上請生財大節目已無遺策至于運餉以騾車濟
牛車以人運濟車運俱是應變急着奉

旨作速議覆惟當着實舉行耳內有司捐助一欸
聞晉撫急公業奉行此當速解以爲各省倡

歸德鄉紳共約助餉海內聞風必皆繼起蓋
至尊方憂社稷臣子分義當然乃

皇上自保金甌反吝金花不肯暫借乎昔大觀東
上請有入無出後安在哉今內既不出庫外仍欲
入甚且助餉之銀亦留不發若視內一天下
而外又一天下也不知財聚必散且不善散
中夏漁潰雖方尺之錢其何有救黃巢犯闕
人爭攘寶內庫燒爲錦繡灰矣與其爲敵資
孰若濟邊用乎朱暉奏天子不言有無帝怒

切責及暉請罪詔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
愆詔書過也則借金花之鹿善繼不當降也
祿山反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雖
皆市井子弟然猶知散財募兵也今有此市
井子弟乎奴酋猶不惜厚賞購中國人爲彼
細作抄報皆有重價見本中說錢糧措置爲
之大笑堂堂天朝反不如夷奴乎奴酋不圖
我財物止圖我地方而我反吝惜財物將
祖宗地土輕送與奴酋乎卽愚者知其非計何

聖明之不悟也散財之外用人尤急今老臣盡瘁而死漠然無聞君臣之情可謂薄矣且枚卜不下冢卿未推大僚之缺甚多署印之疏不發以致薊撫無人漕差無日而考選散館候命諸臣一次不蒙俞用七年猶未完局惟警報至用一人二人城池失下一命二命用人少而失地多矣安有許多土地易人材耶宋時邪正混雜猶布滿在位今半且不能無問滿矣金兵入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

舍如此烏得久存此時士大夫失職甚矣能不北亂乎德宗十年之間凡以微遣逐者不復叙用後召陽城陸贄皆未及至今海內棄廢仁賢二十餘年不肯賜環河清難似大半凋謝錮人盛世良爲可惜頃罪弁已許贖用直臣尚在繫室宜赦之犴狴之內還列烏府之班蓋平居有犯顏敢諫之臣臨難方有仗節死義之士異日尊賢敬士之報未必不在此着也總之用人行政增兵添餉議者多矣

而任者少謀者多矣而斷者少任與斷大臣
責也朱穆曰大臣共轡而馳同舟而濟覆車
傾舟患實共之若不力支傾厦無論風林必
無寧翼儻至神州陸沉誰之罪乎乃親臣亦
當任其責矣戚畹勛舊同國休戚或輸家資
或進忠言不但公爲社稷亦且私保身家也
若近侍不得辭其責矣

皇上雖惡聞敗北未常不注意遼東若蔽主耳目
使不聰明宋時虜至內臣不達民兵憤怒殺

死內侍數人念及于此豈不寒心蓋今日之
害全在壅蔽延緩恐天下事終誤在此四字
矣而其改尤在

皇上職請以三事進一曰速充國屯田之疏七日
報可圖大事動經年人患其遲曰一日萬幾
那得速正惟萬幾故當速耳遲速之間興替
之關也一曰實崇寧宣和之詔宣之通衢而
人不聽拯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無

實也今奴酋殺戮甚慘

諭旨非不曰朕心憫惻朕心痛恨而未見真惻真

恨也

聖躬萬福托病非真

聖諭累篇虛套近戲天子無戲言以言戲是以國

戲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

斷葛敏敗于定川事聞帝按圖觀之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已而果然何斷也今責樞

臣之卸肩似斷矣即已委署而又令供職是

不斷也至于賞罰尤當嚴明今既無功可賞

止有死事劉綬等當速加恩恤耳若罰則李
如栢如楨大壞遼事者當正法與失陷城池
無異金錢十萬貫雖可通神而死者數萬人
可憐冤鬼誅其兄弟猶不足以謝遼人也徽
宗時遼蕭嗣先伐女直大敗止于免官諸軍
相謂曰戰則有勞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
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皆賞罰不明致之也
可不鑒此前車乎職草野不識忌諱惟

聖明採擇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嚴催造催淮船以便海
運事山東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稱云
云等因到部看得遼兵非一日之局遼餉亦
非一日之需必海運與陸運相輔而行乃克
有濟顧應運淮船或催或造以五百隻爲率
一切催造銀兩業經移咨工部該部許借蕪
稅動支未有程限乃那借車價二萬預辦拮
据是事上而具疏屢請下而移檄屢申心幾
嘔舌幾敝也胡乃差官督造已踰三月造完

若干竟無一報只報所催沙船僅七千餘隻
轉眼臨春直兩旬餘耳萬一備載不能如數
將海運百萬糗糒能飛度波濤而遼東十餘
萬饑卒能坐待歲月乎臣子誼切同舟豈宜
秦越相視急者自急緩者自緩等舟楫之修
製難若縷塵任文移之往來急如度影誰非
王事而顧泄泄則誰司督造之過也始而
俞旨旣不能早得之

皇上繼而費資又不能速得之工部以致人心玩

惕事體耽延現今時迫徒以焦勞貼餉臣而
臣部無能爲也則臣部亦與有責也夫天下
事患不圖耳不患圖之勿就以天下事任天
下人患不策耳不患策之靡前試觀徐揚間
上下啣尾誰非船隻大林蔽江而下泊淮居
多誰非船料催與造何難之有祇緣人多推
諉之念無共濟之心而又未設風憲之臣以
經紀其役則法不必行官不必儆而事情或
至參差時勢至此安得因循仍前除借工部

蕪稅淮庫等項起存錢糧及疏理鹽法道贏
餘銀兩爲催造船費聽淮司開報餉臣稽查
外其所造淮船并所催沙船或不足五百之
數或明春正月終二月初不至津門有悞軍
事則差官及徐揚各經管道府諸臣一併住
俸督催甚者且以不職論儻稽核不嚴則奉
行者易怠如餉臣所云考成之法斷不可少
也其料理運務頭緒多端須有奉差司屬分
任厥勞而餉臣第借箸以總其成不則運糧

二百萬豈一手一足之力能左右畫而東西
適乎寧直勢必不給且亦非體如餉臣所云
于山東司添註司官二員聽其差遣者斷不
可少也其督餉計有部臣又設一御史豈因
備員蓋御史冠執法冠得以白簡從事能令
遠通震肅而不敢違前餉臣曾列欸以請已
經部覆矣此而復爲申懇無非藉其風力以
資振刷所裨不止海運而海運之左提右挈
共襄有成者斷非御史不可也至各處道臣

鞅掌靡常誰無督作之責仔肩是效豈乏
力之尤簡而委之是在餉臣或者可無煩添
設乎總之考功法旣嚴分司官旣具而又董
之以憲臣卽梯航足矣旣經該司案呈前來
相應題覆懇乞

聖明念遼餉至急需船甚緊責令工部應發船價
速爲急發俾臣部早得咨移餉臣轉行淮揚
等處道府勒限催造運船五百隻明春正二
月間前至津門發運米糧其早報速完者優

叙以彰其能如有遲悞一體叅治輕則佳俸重則褫職以儆其慢仍乞

勅吏部卽速添設山東司主事二員以備餉臣差

委併

勅都察院速選御史一員註差督餉與餉臣同事督催一切經營有司及押運官員分別殿最而舉劾之庶羣工爭奮而海運無悞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遼東敗壞難支廟算顛迷失當謹據實直陳以仰祈

聖鑒事職竊觀經臣閱臣餉臣及督撫臣各疏備述彼內外情形兵疲弱不任馳驅餉窘匱不供時日甚欲撤回三師軍馬就食于遼而車牛船隻苦無措辦令人心膽俱裂嗟嗟我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之天下何輕爲棄擲若此大抵今日事勢兵與餉並急而餉尤急蓋宇內驍雄猛悍之夫非乏重賞之下誰不樂于應者故有餉則征調可召募可環而守可鼓而戰可聯屬國以壯聲靈可廣間諜而以夷攻

夷可惟吾所向何事不濟餉苟缺乎卽智堪
設奇料敵才足雪耻除兇終束手就斃而已
是餉之盈縮遼左存亾係之遼左存亾社稷
安危係之非可漫視而緩圖也今主計者勞
神焦思獻議者罄產窮毛夫旣不遺餘力顧
或零星涓滴或待水西江求其取數多而見
效速畢竟請帑一節耳然外庭視

皇上至富

皇上自視至貧外庭謂

皇上朽蠹可捐

皇上若錙銖可惜外庭謂

皇上散不妨復聚

皇上慮一出不可復收則請帑難矣帑不得請而

遼歲費金錢八百餘萬總其事者非戶部尚

書李汝華乎摻括加派等項頭緒百千莫可

究詰則主計又難矣藉汝華專心并力猶恐

耳目易竭伎倆易窮無以充府庫之藏無以

果軍士之腹忽而別爲票擬以理財者攝銓

政豈餉不難足乎豈司農不難兼攝乎則特
命督餉大臣何爲議添督餉御史又何爲汝
華能左右畫而東西適則可能一身坐戶部
堂一身坐吏部堂則可如其不能誤軍國大
事何輔臣不念及此耶不念及是置國家于
度外也念及而稟擬依違是徒徇體面徒拘
格套不顧國家之危殆也况舉朝嗷嗷雖不
敢必于發帑尚不無幾倖于發帑

皇上天稟聰明幽遐洞矚縱不以請帑爲是亦未

必盡以請帑爲非一旦主計之臣移之他署
得無疑恡益甚瓊林大盈之緘益堅各將安
諉矣又况經閱諸臣卧薪嘗膽于邊閔將士
數十萬輦枕戈披甲于草野羽書狎至所徼
惠司農者何如所責備司農者何如可令一
息不持籌握算一息不營精于多寡歛散間
哉遠聽之人且謂上實不恤我而奪我主計
者灰守死之志叢脫巾之呼階厲非淺胡不
凜凜也乃輔臣方從哲之自爲計抑又難矣

夫從哲柄政七年于茲今乾坤何等時乎奴
酋按兵棲塞苟幸旦夕無恙轉盼春來狂焰
愈逞如開原鐵嶺覆轍何以禦之設全遼不
保漸入漸迫震驚我

陵寢搖撼我都城何以解之斯時而欣歎四顧相
對沾襟百死曷贖焉職爲輔臣計宜日日入
閣日日與

皇上懇言禍福日日見大小臣工共商匡扶機略
期得勝算而後已倘曰九閹萬里

天聽誠高吾無可柰何

皇上業靜揖深宮輔臣復偃卧私室憑夷虜縱橫
直擣聽

廟社論喪丘墟試思高爵厚祿誰爲享者壤削主
辱誰爲釀者至揆席空虛得一人可收一人
之用前所推七員趙煥故矣李鋹長往矣

皇上且嗇于黜而遲于下卽下亦復寥寥就是人
情協從賢于夢卜公論共惜克濟艱難獨不
可再推一二以備任使以息紛囂乎此相臣

救時最急之務汲引同升之公何泄泄不爲也職故因兵餉并及之伏乞

皇上念無食則無兵無兵則無國慨發帑金助餉速簡任冢宰不令分計臣心力庶遼事有賴而疆宇生靈可維于勿替矣

○遼東經略熊廷弼咨爲急發援遼兵馬併祈嚴責各鎮挑選精銳以足額數以濟實用以保危遼事准總督軍門文書稱近見各兵有抵京者俱以天寒暫駐爲請兵部亦以分派地

方爲咨及查各兵中亦有援遼額數者恐此時暫留將來遣之更難又稱選兵一節如已抵閔發回更換亦稽時日不如彼處慎挑爲便俱解至遼陽或山海交割卽以兵之強弱馬之壯瘦盔甲器械之堅利與否以爲各官殿最各官不得不殫厥心不然督撫未必肯挑選精銳督撫卽然而道鎮未必然道鎮卽然而將領未必然終成一番話柄等因准此看得今日遼東殘破已極兵馬喪亾已盡自

三路覆沒之後陸續援兵到遼陽者從三月
川兵算起至今日雖三萬有餘僅抵中間開
鐵失亾及召募之虛數名雖添兵實未添兵
以致鎮江討兵聲援朝鮮而無兵可遣蓋道
討兵防護糧草而無兵可遣寬靛清河討兵
拒賊搶犯南衛而無兵可遣總兵李懷信原
領兵印交還河西討兵補數防賊來路而亦
無兵可遣日望援兵出関眼穿流血乃今各
兵抵京者貴部皆徇天寒暫住之請咨派関

內地地方不行催發是留兵不遣棄遼不救者
在貴部不在各省鎮也且貴部征調各處兵
馬咨疏輒云某廢將領家丁五百某廢將領
家丁一千某處調見兵有幾千某處召新兵
共幾萬只以紙上虛數上欺朝廷下哄本部
院何曾見有兵到及間有到京者又徇情留
派內地不行發遣其不到者又不見差官馬
上守催各省鎮疏留疏減者又不肯明白出
疏與之爭執已誤遼東失陷半個到此萬分

危急不可救此地位若復仍前虛套相籠再
失陷此半個遼東以致禍逼京師本部院不
敢獨當此罪請先罷斥聽貴部自來經略爲
此合咨貴部煩照咨備事理一面將援遼兵
馬見在關內者嚴傲過遼不得徇情故留不
遣一面具題嚴責各鎮督撫鎮道將應發援
遼人馬不堪者至山海關聽總督軍門挑選
發換外經管各官仍如總督軍門書聽其分
別殿最不時查叅貴部仍馬上差官分投守

督其有疏留疏減者明白執復無徒置之不見不聞之地以啓各省鎮之觀望如其憚于守催怯于報復以朝廷封疆爲俛仰人情之具請貴部親來經略完此一裝人情而非本部院之所能及也須至咨者

○國子監監生范性善題爲遼鎮勢成瓦解畿輔災近剝膚謹獻末議以佐

廟算事嘗聞善爲國者治亂于未形消禍于未萌振綱肅紀明罰飭法詰兵戎膳器械以備不

虞實充府庫以經國用是以變生卽滅患生
願其卽解蓋以備之有素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海內晏安聞有小醜竊發旋
膏斧鑕所稱治平二百五十餘年于茲邇來
奴酋遘逆兵馬始不滿三萬已稱驍動其樸
滅未易也自總兵張承胤全軍覆沒而軍資
馬匹悉爲所有然猶恐天下之大兵馬之衆
也自三月後三路敗衄悉天下之精銳利器
復委而棄之于是奴酋視中國益輕矣今兵

幾十萬乘勝長驅尅開原尅鐵嶺尅北關如
入無人之境區區遼陽不絕如綫所幸經略
熊廷弼抱不世之才秉貫日之忠聞

命就道晝夜靡遑明法令固人心振士氣濬河塹
巖間謀奴酋始稍震攝兵不出而數月以來
地方漸有生意不然遼陽已不保而畿輔亦
岌岌震動矣然而未可視爲寧謐也戰敗之
瘡痍未起土著之訓練未經征調之卒老弱
充數奴酋之衆訓練三十餘年而我之士卒

不若彼精銳也遼陽平曠無名山大川之限
無金城湯池之固戰守兩策皆無可據奴酋
之兵出可長驅入可固守而我之地理不若
被險隘也盔甲器械丟棄已盡今乃取內庫
徒有數目非濫惡不堪則朽腐無用奴酋之
成造不如法者必斬之而我之器械不若彼
堅利也大兵雲集所費不貲瀋陽開鐵拋荒
不種所資海運又爲馮夷作崇軍士恒患枵
腹奴酋兵馬因糧于內而我之芻餉不若彼

便益也軍遭屢敗一聞虜入驚慌無措雖法以繩之而恐懼思遁奴酋勝兵有律知進無退而我之法令不若彼素行也體貌異形服式異制華夷之辦本自截然縱善偵探不能入其巢穴以知虛實奴酋奸細皆係遼人而我之情形不若彼真的也種種戰守之具均不若奴酋素備而理亂之極豈特已形已萌哉今乃狃于一旦之安僉謂有經臣如是遼左長城可恃無恐不知經臣係天下安危其

身甚重如此無米之炊其心甚苦且奴酋狡詐百出安知其終無大志而困守此一隅耶儻一再犯遼陽失守則畿輔無左臂矣人無左臂則不生國家無遼鎮能安枕手况遼鎮強兵所聚尚難驅除而中原柔脆之衆久不經戰是何異于羣羊格猛虎哉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今奴酋不出速爲設備務使一切機宜先控于不敗之地俾進可戰退可守毋悠悠忽忽于當今無事而致他

日事來徒倉惶失措也請借著籌之有八款
焉天下之事存一難心則爲之易存一易心
則爲之難昔播州之設酌議兵六萬錢糧八
百萬期三年奏續先臣李化龍入其境見山
川險峻林木叢箐率難成功乃移令戶兵二
部議以三年之兵餉用之一年調募土漢官
兵三十餘萬十路進兵直搗其巢而率滅凱
旋不然徒費兵餉三年無益也今奴酋強甚
于播州而不一大剗切恐師老財匱益難支

持矣播州故事一勞永逸踵成效而建大功
非今日所當議者乎象之大也制于狸虎之
猛也制于猱且虜之驕悍必須邊兵禦之而
今乃調腹內之衆徒糜廩餉毫無所用至于
邊兵守鎮諸臣各屬封疆多爲庇護不肯精
挑速發不知各邊寫遠京師而遼東乃門庭
之寇今日乃勤王之師也且兵非簡練則不
精除薊鎮外宜調各鎮總兵統領所屬各將
領食糧內丁隨帶軍器馬匹刻期赴援遼左

地方古制副總兵居攝家丁名缺各將領另
爲召補選拔缺額不妨以前差召募新兵福
之則額兵無推避而新兵且樂從調邊師以
滅強虜非今日所當議乎一師行糧從軍資
所急而大兵枵腹能無脫巾之慮于今中外
告匱摻括無餘往往請發內帑不知

聖上私儲靳之必有所謂獨計人臣委質于君不
有其身而何有于俸祿而况武職世受國恩
者乎當此主憂臣辱之時急公家而緩身圖

亦臣下之願也請文臣捐俸薪半年武臣捐俸薪一年舉天下大小文武臣工其銀不啻千萬矣捐俸祿以助軍餉非今日所當議者乎集衆思廣益武侯所謀出萬全當今全盛之時豈乏英雄以爲國家楨幹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天下士而樂毅劇辛輩出誠不愛千金萬戶之賞招致海內智謀之士草澤英雄必有投袂應者則開幕府以廣延納非今日所當議者乎將者三軍司命敵人所觀

望者也號令風行威名雷動使三軍畏將不
畏敵斯可樹掀揭于不朽當今奴酋匪茹猛
將如雲無不激烈壯懷欲滅此朝食豪傑之
士不善逢迎而好爲振刷易與怨讟儻不曲
爲體察則一命之榮能爲將之寵辱一卒之
微能制將之死命將亦文過飾非不暇而何
能展其四體是必廉其果貪懦不法者不宥
而微疵小過俱置不問優禮貌于司道專生
殺于部曲全體面責實效非今日所當議者

乎兵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能因地利
宜或設伏以待之因敵人之向或設疑以悞
之是能以少擊衆以弱擊強而古名將無不
以此勝者今奴酋攻陷我城堡非止一處曾
不聞有設伏設疑以待其來又不聞有戰守
而拒之去徒使賊至城下而坐以待斃不知
賊至城下則人心之固不能如睢陽變應之
才不能如郝昭而城焉得不陷宜于百里之
外依險設伏使營堡珠連壁貫以爲犄角而

大兵居中以爲策應避其銳氣弗迎頭而斫
殺冲其兩脇使賊首尾不相顧擊其後隊使
賊返救自相蹂躪用正兵以固吾城守出奇
兵以徼其歸路非今日所當議者乎開鐵之
矢玉石俱焚凡茲世胄武職能不寒心遼左
二十五衛計指揮千百戶何啻六七百員其
戶下餘舍又不知幾千百人矣昔寧遠伯李
成梁舍餘家丁雄冠諸路值今奴酋大變身
家皆所不保何不倡義急調衛所各官皆令

隨帶戶丁赴營殺賊大約指揮以十人爲率
千百戶以五人爲率如溢于額數三百名以
上者題准都司僉書如二百以上者題准備
禦如五六十名以上者委用千把總如果戶
薄丁稀毋必取盈以滋煩擾其盜甲器械馬
匹悉從官給月餉照依家丁之數至于成功
之日除有功另叙外各官題准升授世襲實
職各加一級以酬其勞各戶丁卽無解散則
戶官無不選精壯以自衛子弟無不衛父兄

以賈勇激其忠憤倡其勇敢則人人皆責言
而衆可至千數用世胄而舉義旗非今日所
當議者乎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不和于國
不可以出師不利于衆不可以出陣今縉紳
之家議論盈庭甲可乙否而

廟算無定衡也介胄之家偏心不釋左猜右忌而
同舟不相濟也矧今奴酋非纖芥之疾而遼
鎮非藩籬之外所當速爲區畫以紓霄旰之
憂伏願廟堂之上賡喜起而協一德若鼎

之調和議戰議守同心以商處兵處餉戮力
以濟毋因循失事毋洗垢索瘢邊塞之上先
國家而後私仇若手足之衛腹心克愛克威無
偏私焉可戰可守無落事焉毋妬賢嫉能毋
忌成幸敗則集和衷以襄大事非今日所當
議者乎如是則衆士雲屯材官星聚兔罝壯
干城之器雁行無庚癸之呼進則犁庭掃穴
退則執馘獻俘坐看奴酋之首致之

闕下而再造開鐵鞏磐石之固矣不然而怠緩

失策則歲月將邁兵餉愈艱夷情叵測遼鎮
傾危逼臨畿輔能不深貽君父之憂哉臣寓
輜遼二十餘年邊務夷情親知灼見非同臆度
是以三月失師之後業獻救遼十策今見事
勢益危復進此平夷八款知管窺蠡測無裨
于樞機而憂國奉公實同于漆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採擇施行則于

廟堂勝算未必無小補矣

○工部尚書周嘉謨等謹題爲估計要地城工乞

○工 亟議修築以固邊圉事營繕司案呈該巡按
董元儒題稱據永平道兵備袁應泰呈稱山
海喫緊關鎖修繕城牆增築敵臺及關南關
北邊牆誠保障至計須臾難緩等因呈詳到
臣據此該臣會同總督汪巡撫劉巡按王議
照山海扼薊遼之咽喉而拱

神京之門戶所恃外禦憑陵內壯營衛者全藉
一線城牆屹爲夷夏之塹柰承平日久桑土
計疎以致牆垣傾圯復隍可虞敵臺稀少拒

守無勢此在邊疆寧謐之日已非金湯鞏峙
之勝乃今何時也奴氛猖熾虜報紛然奸細
之窺伺夷狄之伏莽固無日不思乘隙蹈瑕
而我且弛籓蔽漫藏誨盜卒有不戒緩急無
賴卽驅精兵十數萬列山依海以陣恐猶卒
然不能還顧而嬰城未易固守况內備單弱
徵調半虛揆時度勢又今日萬不能及者此
山海修築城臺乃眼前第一要着臣與按臣
閱歷所至目擊心維遑遑未敢朝夕置念者

蓋不獨爲山海慮爲畿輔計尤爲京師計也
今據道府估計修補城牆增築敵臺所需八
萬餘金尺寸錙銖衡量旣已明確且按臣先
有七百之捐適見撫臣又有七千之助而臣
亦盡括節年解剩贖銀四百兩以少佐之實
計工料七萬有餘經費亦不甚奢趁此冬春
閒暇之日陰雨綢繆更覺力不勞而工易集
語曰圖大事者不惜小費擲此數萬不過馬
體毫末而一勞永逸藩籬有基無壞國家有

恃無恐利害輕重相去何啻倍蓰固知

聖明早已洞察必不以纖嗇妨大計以近慮遺遠
憂矣除城外溝濠及一片石等工另議外所
據議論修關城等項工料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覆請或特差工部主事或專督道
府專官及時料理興作庶岩鎮有恃而根本
重地藉庇非渺小矣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五終